

九连环

● 万生鼎



I247.4
299



九 连 环

万 生 鼎



B

492164

九 连 环

万生鼎

*

群益堂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20 000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40—007—5 / I · 4

统一书号: 10108·137 定价: 2.15元

印数: 1 - 12 200

内 容 提 要

抗日战争，武汉沦陷时期，以欧阳得春为首的顺义马戏班青年民间艺人，为了求生存反摧残，义结金兰号称“九连环”。他们流落江城后，得到我地下党的正确领导，成为江城与敌斗争的一支劲旅。这支武装在炸敌舰、截脏款、缴军火、惩汉奸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智高谋广，英勇顽强，致使日伪连受重创，焦头烂额。日寇听到“九”字就心惊胆战，丧魂落魄。

书中还描写了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反战的友谊，揭露和鞭挞了日本侵略者穷兵黩武、残暴贪婪，以及汉奸走狗们卑猥的心理状态。情节曲折、故事动人，既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又有较强的可读性。

回 目

第一回	纪公馆	汉奸丧胆.....	1
	新市场	日酋逞凶	
第二回	访异人	瓮中捉鳖.....	17
	审要案	啼笑皆非	
第三回	耍贫嘴	胡言戏夫.....	34
	设陷阱	诡计落空	
第四回	捉迷藏	英雄拒捕.....	50
	入暗室	医生仗义	
第五回	相国寺	美女献艺.....	66
	马戏棚	奇男智斗	
第六回	扣人质	科长得计.....	82
	泄忿懣	司令弃命	
第七回	离恨天	五春魂归.....	98
	结良缘	两春并蒂	
第八回	顾早春	赌场施恩.....	113
	吴重光	餐厅斗敌	
第九回	一洞天	师徒叙旧.....	131
	德昌行	夫妻设谋	
第十回	送炸药	白猫逞能.....	147
	炸敌舰	走狗惊心	

第十一回	迂回战	渡边决策.....	164
	迷魂阵	菊池利诱	
第十二回	游古庙	互重友情.....	180
	查客栈	滥施淫威	
第十三回	刘金魁	截货挨揍.....	198
	徐德生	清谈献策	
第十四回	耍铁腕	杀猪放血.....	214
	巧逢迎	重贿要员	
第十五回	升官图	火烧乌龟.....	231
	感恩宴	群魔狂欢	
第十六回	说剧情	借古喻今.....	248
	救弱女	绝处逢生	
第十七回	收破烂	穷途末路.....	265
	大轰炸	江翻陆沉	
第十八回	绝民食	空城江汉.....	282
	卖鲤鱼	秘探赫山	
第十九回	破机关	英雄缴赃.....	300
	探地穴	汉奸身亡	
第二十回	抵勒索	董事聚会.....	317
	逢知心	寡妇多情	
第二十一回	贪淫乐	投降变节.....	334
	巧传书	将功补过	
第二十二回	毙叛徒	伸张正义.....	351
	救英雄	同奏凯歌	

第一回 纪公馆 汉奸丧胆

新市场 日酋逞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本军队寻衅进攻芦沟桥，中国守备军奋起抵抗，从此揭开了神州大地全民抗战的序幕。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眼见武汉外围战败局已定，华中重镇江城处于三面包围之中，遂下令撤退部队，二十五日武汉弃守。

二十六日清晨，日第二军在武昌大堤口、武圣门外各码头登陆，下午由黄陂赶来的日第十一军的一六、二六两个支队直扑汉口。

一时间，武昌曾家巷、孝子坊、汉口龙王庙、黄陂街、回龙寺一带火光烛天。未及逃避的劳苦大众，老弱被杀，青壮被掳，妇女被淫，市区里哭号震天，天地为之变色。

汉口扬子江、璇宫、太平洋几家大饭店里，高贵的红木、柚木家具及值钱的景泰蓝、漆凋器皿被抢掠一空，运到日舰上作为战利品。各银行大楼、水塔等制高点，全被占驻，楼顶上都架着重机枪。

汉口商业银行大楼门口，挂出了一块直牌，上写：“汉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这个维持会早在武汉沦陷之前，便由潜入江城的日本间谍三木太郎勾结武昌长春观住持道人童道春所组织。童道春披着宗教外衣，极力为敌搜罗民族败

类，潜伏下来，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以达到卖国求荣的卑鄙目的。

正当日本侵略者在江城烧杀抢掠，横行无忌之时，治安维持会在商业银行大楼门前高挂一张门板大的告示，上写：

“照得日本皇军进城，市民应以中日亲善为本，各安生业，勿生事端。倘有不轨之徒，妨碍皇军及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或聚众闹事破坏治安者，定予严惩不贷。”落款是：

“汉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会长纪凤楼，副会长叶秋圃。大日本昭和十三年十月××日。”

汉口日本陆军特务部部长冈田少将得知治安维持会出了这样一张告示，很是高兴。于是在金城银行大楼里召见纪凤楼和叶秋圃。冈田对纪凤楼说：“纪会长大大的辛苦，出的告示大大的好。你们好好的干活，皇军很高兴。”

纪凤楼忙陪笑道：“日支同文同种，本是一家。皇军不远千里而来，自应保障安全，如有不周，多多包涵。”

纪凤楼从叶秋圃手中拿过一幅清代郎世宁的工笔绢画《中秋夜宴图》，恭敬地双手捧献给冈田说：“太君召见，无以为礼，现献名画一幅，望乞笑纳。”

冈田接过，展开一看，见是郎世宁的真迹，十分喜欢。翘起大拇指连呼：“顶好，顶好！”他心中一乐，便吩咐设宴招待。

冈田如此赏脸，使纪凤楼受宠若惊。他拍马屁有一条原则，就是“投其所好。”就拿给冈田送这幅画来说，也是事先从三木太郎那里打听到冈田最爱中国的书画文玩，而且能辨真伪，才决定扯债借钱从古玩商手中高价买来送礼的。所以一出手便博得了冈田的欢心。

金城银行二楼客厅里，摆了一桌丰盛的中国筵席。冈田和几名官佐陪同纪、叶二人推杯换盏。酒过三巡，冈田叫来了两名随军歌伎。这两名日本女人，都是头梳高髻，身穿淡黄和服，背上五彩织花方带，脚穿人字高底屐，满脸白粉，唇点朱红。

冈田示意一名歌伎给客人斟酒。当她拿起太阳牌啤酒瓶凑近纪凤楼时，纪被歌伎身上散发的一股浓烈的香气，刺激得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伸手端酒时，玻璃盏一滑，要不是歌伎眼尖手快，一把抢住，定会盏翻酒泼。纪凤楼吓得额上沁出了汗珠。

冈田又命歌伎唱歌助兴。两伎深深向席上众人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然后轻启朱唇唱了一首《支那之夜》。歌声中，冈田打了个招呼，先行离去。几名官佐陪同纪、叶又喝了一会，方才作罢。

次日。纪凤楼回到维持会，显得格外趾高气扬，恬不知耻的逢人便吹嘘自己与冈田少将落下了交情。谈论之间，免不了将日本女人和太阳牌啤酒也都夸赞一番。听话的人大多顺竿爬地恭维几句。其中只有维持会里担任警察总监的刘云山不屑地说：“嘿嘿，太君高兴了，请喝一杯酒，没什么大不了的。若不是纪会长舍得花五百块现大洋买来郎世宁的画送去，只怕喝不到太阳啤酒，也听不到《支那之歌》了啊。”

纪凤楼心里承认刘云山说的是大老实话，但对他一副瞧不起的神情，老大不高兴，于是带点挖苦的回了一句：“恐怕老兄还没这个福份啊。”

刘云山庆幸地：“谢天谢地，多亏我没有这个福份，若

是冈田少将这样对待我，可就麻烦了。”

纪凤楼不解地：“为什么？”

刘云山故意卖卖关子：“算了吧，谈这些没大意思。反正会长不是糊涂人，社会上的事也见多识广，何须我多话。”

纪凤楼觉得刘云山的话中有话，不肯直说出来，有点发急：“刘兄，你说会有什么麻烦呢？赐教，赐教！”

刘云山笑笑：“会长，拿五百块现大洋换几盏啤酒，听一支东洋歌，本不是件划算的事。不过如今是皇军的天下，冈田少将如此客气便不简单。会长若不加倍奉还，只怕冈田太君背后骂会长不懂事，他对会长印象坏了，往后麻烦少不了啊。”

纪凤楼将脑门一拍：“哎呀！我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来而不往，非礼也。若非刘兄提醒，几乎误了大事。你看，我们是否也应宴请冈田少将，以表欢迎呢？”

“这还用说吗？”

“那好。在会上操办吧。”

刘云山摇摇头：“当然可以。不过这一来人情是治安维持会的，不在会长的名下了。依我看，不如在府上举办家宴，才是上策。”

纪凤楼点头说：“好。作为我私人宴请，便于增进宾主之间的私人友情。好，好！”他突然想起了一点难处：“哎呀，刘兄，找个名厨来办一桌鱼翅燕窝席倒不费难。只是他们招待我时，有歌伎助兴，我该怎么办呢？”

刘云山不假思索地：“既是家宴嘛，纪太太理应出席作陪，烦太太就便清歌一曲不就得了。”

“嗯？太太唱不了。”

刘云山明白纪凤楼不愿意叫太太让别人当歌女作践。又觉得纪凤楼用“唱不了”来推辞，无非是死要面子而已。于是装着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认真地说道：“窑姐的出身，怎么唱不了？”

纪凤楼在肚子里骂了一句：“放屁！”但碍住刘云山是个有点子的人，现在又是警察总监，维持治安还靠他出力，不便得罪，仍旧心平气和地：“不行。得另外去找。”

刘云山见戳了纪凤楼一下，不见其恼火，心里有点痛快，为了不过分得罪他起见，便慨然说：“好办。到时候到新市场去找两个年轻一点的女艺员来，不就行了吗？”

纪凤楼一听，大不以为然地：“唱戏的艺员早就组织抗敌宣传队走了，你去找谁？”

“哎，会长您有所不知。艺员们哪能走的一干二净呢？有些家大口阔，体弱多病和种种原因没走的，不都躺在新市场里当难民吗？只须找那年轻点的娘们就行，又不要什么名角嘛。”

纪凤楼这才连连点头称善，并叮嘱刘云山到时也带太太来陪客。刘云山认为这次家宴是巴结冈田太君的绝好机会，当然一口应允。

数天以后，军特务部的一辆军黄色包车开到纪公馆门前停住。等在门前的纪凤楼、刘云山和两位太太，知是冈田少将驾到，便迎了上去。车门一开，首先钻出来的是中国东北籍的翻译江少峰，接着下车的是宪兵队的福田大校，军特务部特高课渡边上校。冈田少将最后下车。

纪凤楼拱手欢迎这帮贵客，口里不住地：“请进，请

进！”两位太太趁冈田走上大门台阶的时候，一左一右的将冈田搀扶着。

冈田一帮人在客厅坐下后，两位太太亲自沏茶、递烟、接帽子、绞毛巾忙个不停。纪凤楼将刘云山和太太们一一介绍给冈田、福田和渡边认识。一阵恭维之后，纪凤楼请客人入席。纪太太则打开了留声机，放出了：“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的歌声。

桌上摆满了珍肴百味，玉液琼浆。纪凤楼对冈田等殷勤敬酒，颂赞连连。真是太君不离口，酒壶不离手。冈田等也不讲客套，开怀畅饮起来。

酒过三巡。纪凤楼向太太丢了一个眼色。纪太太会意，转身下后带上来两名年轻女子。一名约在二十五、六岁光景，身穿一件毛葛旗袍，因为身躯瘦弱，旗袍松大，不甚合身。她一双慧眼，似怒似嗔，表情木然。手中提一把四胡，默默不语。另一个女子年龄约在二十挂零，上穿花布大襟褂，下穿阴丹士林布裤，面容丰满，眼大有神。她手持一副云板站在一旁，也不言语。

冈田见了二女，觉得冷若冰霜，心中不大高兴。

刘云山对二女说：“太君在此饮酒。命你们唱段小曲助兴，要多多卖力，唱的好有赏！”

拿四胡的姑娘，在方凳上坐下，略一调弦，拉起了过门。拿云板的姑娘敲响了云板，唱道：“秋到人间草木黄，西风打击又浓霜；满园春色变凄凉，……”

冈田感觉这姑娘唱得如此幽怨、沉闷、压抑，真不是个味。但他听不懂唱词，于下放下手中的酒杯，侧身问翻译江少峰：“江君，她唱的什么？”

江少峰低声地将唱词翻译给冈田。冈田的眉毛几乎凑到一块去了。那姑娘还在唱：“……人间美景遭摧残，欲寄愁肠天一方。”

冈田脸色铁青，猛地站起身来，“叭！”的一声，将桌一拍。杯筷碗碟在桌上跳了个老高。他大喝一声：“巴嘎！停止。”

纪凤楼被冈田这突如其来的震怒吓得不知所措。刘云山赶忙起身向冈田连连鞠躬：“太君，休怪，休怪。黄毛丫头唱的不好。”

刘云山转向唱曲女子喝道：“混蛋！唱的不好，滚下去，快滚！”

冈田用右手食指在空中一晃：“慢慢的！”

刘云山忙附和冈田的意思：“等等！”

冈田离席下位，背着双手，缓步踱到二女身旁，用那双被酒精烧红了的眼睛盯住二女。他又围着她俩踱了一个圆圈，象要从她们身上寻找什么秘密似的。

纪凤楼和纪、刘两位太太目瞪口呆，吓得不敢出大气。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冈田的皮鞋跟敲击着地板，发出缓慢的“笃、笃”声。

冈田停了脚步，对着二女叽哩呱啦地连吼带叫，他示意江少峰给翻译出来。

江少峰说：“太君说：什么秋到人间？什么西风？浓霜？凄凉？通统的不是。现在皇军胜利，是景色繁荣的艳阳天。”

纪凤楼和刘云山这才明白是唱词出了毛病。没法挽回，只好摆出一副不胜佩服的表情说：“太君所言极是，所言极是。”

冈田情绪激动，用右手食指往唱曲姑娘胸前一戳，用夹生的中国话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的啦！你的什么的干活？嗯？”

姑娘后退一步，头一偏，不作声。

刘云山见状，害怕惹发了冈田更大的脾气，忙上前鞠躬说：“报告太君，她们唱小曲的干活。”

冈田见他代为答话，又问道：“唱这种小曲，是什么意思？”

刘云山答不上来，支支吾吾的：“太君，她们唱的不好，她们的……”

“嗯？什么的不行？她们住在什么地方？”

“啊，她们住在新市场。”

“新市场嘎？”

“是。是！”

正在这时，纪凤楼房中的电话铃响。纪凤楼接电话出来对冈田说：“太君，您的电话！”

冈田进房后，只听得他一阵咆哮的连吼带骂。江少峰、福田、渡边面皆失色。

冈田冲出房来，揪住纪凤楼的领口，“啪、啪。”的扇了两耳光吼道：“现在江边军用煤油仓库，被人纵火。你的维持会长干的什么活？”

户外传来了一阵阵警车和消防车的啸叫声。

冈田问刘云山：“今天什么人卸的什么货？”

刘云山战战兢兢地：“是九江、黄梅来的苦力团卸的货。”

“苦力团在什么地方？”

“他们住在新市场。”

“啊嘎！又是新市场？”

冈田立即对福田大校、渡边上校：“新市场里，抗日分子大大的有，马上包围搜捕！”

“哈伊！”福田、渡边立正敬礼，返身奔出了纪公馆。

冈田又命令刘云山：“你的警察也去。要捉住抗日分子。”

“是！”刘云山赶忙离开了。

冈田大步跨出了纪公馆，往包车里一钻。江少峰也准备钻进汽车。冈田说：“江君，你的留下，弄明白两个姑娘是什么人？不，干脆带回去。”

“哈伊！”

冈田的包车尾部喷出一团青烟，开走了。

纪凤楼因为惊吓过度，晕在沙发上不省人事。纪太太六神无主的在掐丈夫的人中。刘太太帮着给会长灌开水。

唱曲的二女，趁这混乱的时候，挽着手逃出大门，哪知正同转来的江少峰顶头一碰。

江少峰喝声：“站住！”

二女停下脚步，互相依偎着站在一旁，四目注视着江少峰。

江少峰问道：“小姑娘叫什么名字？”

“范玉芳。”

江少峰指了一下年龄较长的：“你呢？”

“范玉芬。”

江少峰皮笑肉不笑的：“哦！原来是姊妹俩。刚才太君有令，要将你们带走，知道吗？”

范玉芬说：“没犯你们法，带我们干什么？”

“嘿嘿！没犯法？说得倒轻巧。你们唱的什么？”

范玉芬两眼一迈：“小曲呗！”

“哼！当然是小曲，可是你们在借曲骂人，懂吗？”

“不懂！”

江少峰见范玉芬一口一应，无甚惧色，倒觉有点奇怪：

“咦？看你年纪不大，胆子倒不小啊。”

范玉芳轻轻推开姐姐，上前一步：“你要抓我们，怕也没有用。我们姊妹活得下去就活，活不下去就罢，没什么大不了的。”

江少峰见范玉芳如此说法，更觉奇怪。年轻后小的姑娘，为什么将生与死看得如此淡漠呢？我倒要听听他们有甚道理，于是说道：“蝼蚁尚且贪生，难道你们不怕死吗？”

范玉芳说：“到了如今这个地步，活着也好象是死了一般，死了兴许比活着强些。没有什么怕不怕的。”

江少峰缓和了一些：“姑娘，你们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家中有什么人？从小就唱小曲吗？能告诉我吗？”

范玉芳说：“说给你听听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姊妹父亲早丧，从小随母亲走街穿巷唱曲谋生。虽然饱受煎熬，但从不做亏心的事。去年九月，母亲病卧在床，我姊妹在外卖艺，挣点钱给母治病。哪知日本飞机空袭，将武圣庙一带的棚户炸得一干二净。我的家，我的娘，都化作了烟尘。天哪！打这以后，我们哪有家？到哪里去找我的娘啊？”

范玉芬见妹妹说到此处，自己也抽泣起来。她忍着泪水，接着说：“我们一双孤女，流落江城，无依无靠，当了难民。你们却将我姊妹抓来给……取乐。”她一哽咽，将“给仇人取乐。”咽下了“仇人”两字，没完全说出来。

江少峰听完了范氏姊妹的诉说，不以为然地：“你们既

是唱曲卖艺，就得唱讨人喜欢的。你们在太君面前唱的那么凄切。别以为太君听不懂，那么好蒙。惹下这场祸来，咎由自取，怪不得我了。”

范玉芳说：先生……

范玉芬轻声嗔怪妹妹：“与他罗唆些什么，随他的便好了。”

玉芳没理姐姐，大眼一瞪，对江少峰说：“现在国破家亡，百姓死难，我姊妹不愿媚仇偷生。我们虽是女流，比那些虽是七尺须眉而奴颜婢膝的人要强得多，是吗？”

江少峰的脸色由白转青，欲待发怒。范玉芬拉住妹妹，将眼一闭，缓缓说道：“先生，我姊妹俩虽没被日本飞机炸死，今天却落到中国同胞的手中。但愿你用我俩的血到日本主子面前去邀功请赏吧。……先生，你可能也有儿女，但愿他们不落我姊妹这样的下场。”

江少峰的脸色又由青变紫，面颊抽搐，双眼望天，大喝一声：“住口！”

这时，三个人的三颗心脏都在剧烈的跳动，各有各的冲击，各有各的激荡。

江少峰突然吼道：“你们给我滚！”

范玉芳瞄了姐姐一眼，不测究竟的问江少峰：“怎么？不抓我们走吗？”

江少峰背过身子：“少罗唆，快走吧！”

范玉芳惊异地：“这……岂不连累了你？”

“用不着你们操心，快走！”

两姊妹投过来一瞥不解的眼光，挽臂而去。

江少峰突然转过身来：“站住！”